



●沙陆墟著

少妇过瑛

沙陆墟著

少妇过瑛

安徽文艺出版社



少妇过漠

沙陆墟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萧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5 插页：2 字数：275,000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

定价：3.70元

ISBN7-5396-0156-6/I·188



1928年在无锡县女中任教时的
的过瑛（时年32岁）

Gm 88/7



严梅青（书中淑芬）、严苹
（书中季瑜）1961年



严慰冰同志（书中长女
怀瑾，即陆定一夫人）

1939年春过瑛同志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与其亲人合影



序 言

在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无锡地区出了不少英雄人物，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也有十五、六岁的少年。我颇想为他们写一部长篇，我留心于此。

无锡，我生于此，长于此，老于此，这就给了我肥沃的土壤。

写英雄人物，可以从各方面着笔，即使是一件平凡的事，也能使人可歌可泣。譬如吃饭，是一件最平凡的事，可是在某种场合，英雄可以让食于他人，而自己饿死，这就不平凡了！这就可以留芳千古，精神不朽。

我曾看过锡剧《白丹山》，我慕其主角之作为（剧本里主要是说无锡农民领袖严朴烈士领导农民斗争的故事），我读过长诗《于立鹤》，这主角就活在我的心中。我与主角的女儿有较多的往来，才知主角的夫人过瑛，做了比这位英雄更英雄的事来，可是非常平凡，因为她只在家中扶养他的骨血。谁不扶养子女呢？可是谁有她这样的经历呢？于是我要为她立传。

1987年1月，我入无锡鼋头渚省干疗养院疗养。这里面临太湖，背靠郁郁葱葱的充山，虽在冬季，依然苍翠得很。若逢满天飞絮，银白一片，举目四望，心旷神怡，病态尽消，

写作之情，也油然而生。

这里，安静无尘嚣，食宿有定时，医师和护士，犹如亲人；房中温暖如春，桌上珍饈听点，有此良好的写作环境，不写岂不辜负春光？于是有《少妇过瑛》之作。

1987年1月23日丙寅灶君爷诞辰

沙陆墟序于

江苏省无锡蠡头渚疗养院时年74岁

目 录

序 官	1
楔子一回 龟头渚畔美人光 老虎桥边烈妇瘐死	1
楔子二回 大姐黄泉恨绵绵 小妹青春心皎皎	10
楔子三回 姐妹花双访凌厉 古稀老独写过瑛	24
第一回 三少爷救国道通緝 二阿婢上门做大媒	39
第二回 严朴娶来贤妻子 过瑛嫁得大丈夫	54
第三回 朴三少娶亲有排场 珍二姑待嫂无度量	69
第四回 严启珍浪夺大财产 过桂宝祸生小家庭	82
第五回 二姑娘恃强压过瑛 四伯父情故欺严朴	94
第六回 三弟媳喜获千金女 二姑娘狠泼一盆水	106
第七回 恶姑出嫁贤妇释负 壮士为国殒伯怀恨	118
第八回 严朴返故乡办学校 过瑛持家务教女儿	131

第 九 回	严朴头可断志不渝 过送血可流节不变	145
第 十 回	一镇长乘机诱烈妇 两姐妹有兴游节场	157
第 十 一 回	遭抄家少妇离乡 望成器慈母教女	170
第 十 二 回	怀瑾藏蛋一片孝心 仲昭偷糕万般义气	184
第 十 三 回	磨砖练字信色染衣 做网得钱抄经度日	196
第 十 四 回	严朴返家取物资 过瑛产女遭磨难	207
第 十 五 回	生产第四胎难度日 上书女校长找工作	219
第 十 六 回	过桂宝孝顺省亲 诸希贤慷慨开路	232
第 十 七 回	陆仁寿无理逐少妇 诸希贤有情留幼雏	245
第 十 八 回	孝女开心喜获稿费 慈母断肠痛舍幼孩	257
第 十 九 回	逢大旱过瑛中暑 采新闹凌厉送药	267
第 二 十 回	操旧业生活难富裕 借新债求知最艰苦	278
第 二 十 一 回	仲昭被讽小共产 怀瑾能嗅大味道	289
第 二 十 二 回	怀瑾舌战骄横同学 严朴手携艳丽妇人	300
第 二 十 三 回	谈教亡两姐妹奋起 考大学一女英夺魁	313
第 二 十 四 回	“双十二”合家迎浪潮 “八一三”全面赴国难	325

第二十五回	母女民族气节齐全 姐妹风雨同舟共济	337
第二十六回	过瑛慰劳抗日部队 仲昭立志投笔从戎	346
第二十七回	严朴飞书到乡关 过瑛携女走客地	359
第二十八回	逃出浦江逢骇浪 投奔香港遇亲人	369
第二十九回	株州滥炸险葬身 长沙大火幸避难	380
第三十回	抵唐都过瑛夫妻会 奔圣地严朴合家欢	393
后 记		405

楔子 一回 鼋头渚畔美人光临
老虎桥边烈妇殒死

词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晏殊

话说长江金三角里，有一座中外驰誉的工业重镇——无锡，她落胎在太湖之滨，有山有水，风光旖旎，是中外旅游人士的向往胜地。无锡，得天独厚，素有鱼米之乡之称。人说锦绣江南，而无锡却是锦绣上嵌着的一颗灿烂明珠。

在无锡市区西去四十华里，有座安阳山，山南有一小镇，名叫陆区桥。那里住着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作家，姓凌名厉。他从二十岁起，便从事新闻事业。抗战军兴，他跑遍东南各省，一生坎坷。晚年，在这小市镇上定居了。一肚子沧桑世道，写成通俗小说，倒也脍炙人口。

无锡城紧接三万六千顷的太湖，湖水烟波浩淼，七十二峰峦，隐约其间。若登临湖滨的鼋头渚，凌厉便百虑俱消，这确是一块延年益寿的好地方。诗人郭沫若有诗云：“太湖佳绝处，毕竟在鼋头。”太湖包孕吴越，也便是跨江、浙两省，沿湖有三市、六县。鼋头渚属无锡辖境也。

丁卯三年，寒食之晨，他又携了老伴去鼋头渚了，寓居于鹿顶山北麓的筷山饭店。这家客店在桃红柳绿中，向阳门窗，端的是开门见山了。在鼋头渚大门右边，有一条小径直

遍饭店，游人不到，虽非曲径，却也通幽。面对树木葱郁的鹿顶山，那鹿顶山头，便有这位凌老先生撰述的建景碑记，书写的匾额。来游鼋头渚的嘉宾，一到下午五点钟，十之八九，都回市区去了；便是留宿在这里的，白日里涉水跋山，一到黄昏，犹如宿林的倦鸟，静寂无声了。凌厉由于常来常往，便和店里的一应人等成了莫逆之交。店主人特为凌厉辟室于二楼。凌厉也准备在这里住上十天半个月，把太湖鱼鲜，吃个舒畅，然后鼓腹而归。

这天，夕阳衔山，余晖未消，忽来不速之客，不经通报，弹指叩门。凌厉打起蓝青官话问道：“是谁？”门外答道：“是我。”凌厉不禁笑出了声，问道：“你是阿猫，还是阿狗？终该有个姓名。”门外答道：“我叫仲昭，绰号《红楼梦》里的二木头。”凌厉听了一怔：“仲昭？这两个字好熟！”立刻，大脑里储存的信息，向他反馈：“还是在四十二年前，我见过她一面，她那时是二十来岁，是个性格爽朗、爱打抱不平，又是个不拘小节之人，她是延安圣地美人之一。她曾是蔡畅和吴玉章的秘书。在担任晋绥军区联络处的英文翻译时，窃取了敌方的密电码，立了大功。这位美人来找我这个糟老头儿则甚？”想到此，便脱口而出：“是二小姐吗？”门外嘀咕：“二老太了！小姐的什么呀？”凌厉说道：“二老太，你自己推门进来吧。”

房门被轻轻地推开，走进一个身材颀颀、服装楚楚的妇人来。怎生模样？有《金缕曲》一首为证。词曰：

袅袅轻风袭。玉人来，笑颦难别，紫光盈室。棕浅
时装衣和裤，厚底游鞋协色。人已老、苍苍鬓发。
额上皱纹寻不到，况背腰硬朗亭亭立。谁说老？动

魂魄！不堪回首争朝夕。想当年，美人行列，独魅巾幖。一转秋波双雁落，一片精忠胆识。密碼、丹心制敌。今日缘何花瘦损？似百般愁苦胸中积。悲切切，泪珠滴！

凌厉倒了一小盅茶给仲昭。仲昭两只眼睛看着茶盅，心想：“这么小的盅子，我的眼泪也能滴满它。”便道：“凌老，您爱用小盅子？”凌厉知道她嫌这只茶盅太小了。便道：“是呀，这种茶盅在福建是用来待客的。我在福建呆了八年，因此习惯了。二小姐，噢，二老太，这盅子里的茶，名叫铁观音，出在闽南安溪，换取外汇，每斤需价一百多元，是世界名茶之一。但，不宜牛饮，吸一口，名之谓：品茗。若口渴，倒一杯白开水喝，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仲昭会意，嘴角露出一丝苦笑，愁容也就变成了带着泪珠的笑脸。

凌厉重新看了仲昭一眼，心想：“四十二年前，秋水伊人，绮年玉貌，多少偶恍风流的年轻子弟，费尽心机想博她一笑哩。如今朱颜凋、花容敛，岁月不饶人啊！”想到此，不禁叹了一口气。仲昭有点奇怪：“怎么接见远客不笑迎，反而叹气，似有逐客之意。”便道：“打扰您老了，告辞。”凌厉一听此言，就猜透了来客的心思，说道：“二小姐，别误会，我的叹息有道理。”仲昭说道：“别话且慢说，您老称我二小姐，年龄不配；二老太，又太刺耳；四十二年前，您老叫我二妹子，还是以二妹子相称吧。”凌厉说道：“好吧，你也不要叫我什么老了，老了，老了，人就变老了。长寿之道，要多和年轻人讲话、活动，就会年轻起来。”仲昭笑道：“先生，话扯远了，还是言归正传吧。您先生方才叹

息做什么？”凌厉说道：“我在默唱晏殊的《浣溪沙》：‘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不是今日此情此景的写照吗？”仲昭听了，双眉深锁，笑容顿时收敛，说道：“老了，老了。您先生当年风度翩翩，出言吐语，掷地有金玉声，人称江南才子。如今虽然才华依旧，但貌已枯瘦，象颗干瘪枣子了。不，不，我出言无状，请原谅，措辞不当。”凌厉却呵呵地笑了起来，说道：“比喻得十分恰当，枣子虽干瘪，其核不圆，有骨气，棱角尖锐；其肉富于营养，医师又常常把它作为药引，有利于病人，我愿做干瘪枣子。不过，我不认真读书，又与世人接触较少，江郎早已才尽，无所作为了。”仲昭说道：“不，不，您先生过谦了；我特地从京城赶来，就为乞求您先生的大手笔哩。”凌厉默然良久，继而说了一句：“噢，原来如此！”

说到这里，客人只呷了一口茶，还没有坐，凌厉似乎有点不安，说道：“立客难发落，你怎么不坐呀？”仲昭说道：“若见您神色不耐烦，我马上就离开三宝殿，免得坐下去，又站起来，怪不好意思，我是最知趣的。”凌厉说道：

“倾城光临，千里迢迢，况且四十二年前有一面之缘，又是慰冰大姐之妹，怎么样也得让你谈个畅快，你坐吧。”仲昭便在沙发里坐了下来。凌厉问道：“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仲昭微微一笑，说道：“好不容易哪！快有半个世纪了，我想您先生定是磨难重重，凶多吉少；不遭难于反右，也会被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魔掌下的喽罗们坑掉。不多几天前，我在书店里买到您一部前几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我才知道您还活在这朗朗乾坤中。我早就知道你我是同乡，黄豆秸烧豆腐，一块土上来的嘛。我便摒挡一切，从北京乘45次车到无

锡来了。”凌厉听到这里，一阵哈哈，说道：“二木头，你又不向我交出差报销单，连车次都填上了。你是素来闻名的爽快人，为何要交代那样详细？”仲昭听了这话，二老太立刻变成了二小姐，低下头去，有点不好意思，说道：“上了年纪，未免有点拖泥带水。要快吗？坐着飞机也追不到我的话头。我这个人好象苏州女学生吃黄埭西瓜子，一呱两响。好吧，我就来个快人快语。我先到贵乡陆区桥去了。四十华里，汽车抛了三次锚，到贵乡时，已是天黑了。头上斜风细雨，脚下泥泞路滑，这晚刚巧停电，伸手不见五指，又是陌生地方，这才应得上元曲的名句：‘行不得也哥哥’了。我问起您的大名，谁都摇摇头。唉，一个大名鼎鼎的小说家，在乡村里，还不如一个乡长来得吃香。问起乡长，尽人皆知，无民不晓的。您老真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呵！”仲昭似乎有点打抱不平。凌厉说道：“这有什么关系呢？怕的是墙里开花墙外臭哩。老朽对人民的贡献不如乡长大，荣誉应该由他享。”仲昭说道：“我无可奈何，只能落脚在汽车站旁一家个体户小旅社里。我一上床，才发觉还没有吃中饭，肚子饿得慌。老板娘慈悲为怀，方便为门，给了我两块萝卜干，一碗热泡饭。到了来早，我去乡人民政府问询，一位同志说：‘凌老先生是一位来无影、去无踪的侠客，他的落脚地点，很抱歉，我们不知道。’我悻悻然，心想，到哪里去找您呢？不是我千里迢迢，徒劳往返吗？”凌厉说道：“你也太莽撞了，不事前写封信向市文联联系一下吗？不比在十年混沌中，好好一个人会不知去向。”仲昭说道：“哪会莽撞，给我闯出一条路来了，我到邮电局，说要挂个长途电话到市文联找寻凌厉先生。窗口上一位漂亮的女同志说：‘他老

人家临行时交代我们，凡是他的邮件，都转到鼋头渚鞍山饭店去。你不必挂电话了，直接到鞍山饭店去找他老人家得啦。”邮电局的同志很尊敬您，老人家老人家地不离口。”凌厉有点不爱听，说道：“老，老，老，听他们去叫吧，反正‘甘蔗老头甜’嘛。我的家乡靠近常州地界，带点常州口音，好多东西都带个老字，例如：白的叫白老，黄的叫黄老，红的叫赤佬，夫妻叫婆佬，小孩叫老小，小孩能说会讲的叫老茄子。听人家叫我老，我便算他叫我小。我今年七十三岁，还能写写，等拿不起笔了，我便自费去旅游鄞都城，拜会黑面孔包拯于五殿，结为莫逆之交”。仲昭说道：“这些话，您老过了二十七年再说吧。我的话得说下去，七缠八晃，辰光真快，知道你的地址已经是午前十点半，我要紧跑到车站去买票、乘汽车，赶到鞍山饭店来拜访您先生。”凌厉说道：“别嘴上莲花了，路上怎么耽搁了七个小时？现在下午……”凌厉看看手表，“五点一刻了。”仲昭长叹一声，说道：“汽车快到惠山时，一辆面包车被卡车撞了，这段公路，只能对行两辆车，连人行道都没有，骑着自行车的人，好象在那里表演杂技。于是公路阻塞了，好不容易疏通，已是下午二点钟了。我从梁溪大桥汽车站走出来，不知东西；无锡市区的变化，大得难以置信，好不容易摸到一路公共汽车站，挤了半个钟点才象沙丁鱼那样装在车厢里。来到充山，买了门券进大门，谁知到这里，还有不少路。这鞍山饭店又十分难找，足足问了五个讯，才找到这里，真不容易呵！”仲昭说了三个不容易。凌厉笑道：“不见得比唐代玄奘去西天取经还难吧。我也不明白，我与你们的慰冰大姐有书信来往，你怎么不知道我还活在世上？又怎么不知

道我的住址？”仲昭说道：“我家大姐的信札以及她的藏书、书稿，谁都没有权利去翻阅的。我怎会知道您老先生没有给好汉们作为牛鬼蛇神，拿了首级去领赏呢？我也不致愚笨得饿了一整天，冤枉跑了一百里路呀！”凌厉听了，立刻意识到：未知仲昭今天吃过中饭没有？便问了问仲昭，仲昭摇摇头。凌厉说道：“你真是个苦行的比丘尼，辟谷的上仙。时间不早了，我们去餐厅用膳吧。”仲昭说道：“饱肚子倒不急，现在是春秋旅游旺季，这里又是在中外驰名的景点上，公共汽车想是最后的一班，我来得去不得了，未知这家旅馆还有空房间否？若没有，我要赶上回市区的末班汽车。”凌厉也还了仲昭一个：“不急。我的爱人在此，你和她住在一个房间里得啦。”仲昭笑道：“您也叫您师母爱人？”凌厉说道：“凭你在敌方那里盗取密电码这一节，我知道你是个延安的老牌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不兴叫老婆，要叫爱人。”仲昭听了有点奇怪：“一、他怎么知道我窃取过敌方的密电码？二、为何老夫妻要开两个房间？”便道：“凌老先生，您怎么知道我盗取过密电码？”凌厉说道：“是你们的慰冰大姐在一次信函中告诉我的。”仲昭又问道：“您俩老，怎么不住在一个房间里？”凌厉说道：“她爱唱京戏，唱戏是她的命；我爱摇笔杆，写作是我的命。大家都要命，所以分居了。她的那间叫票房。”仲昭说道：“请师母一同去用餐吧，我去请。”凌厉说道：“你就叫她嫂嫂吧，她和你同庚，同是辛酉年出生，肖鸡。现在她不在票房里，大女儿陪她到广福寺吃素斋去了。”仲昭合十道：“噢，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凌厉说道：“她爸爸是‘三一八’烈士，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他爸爸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带了工业大学